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靈通  
賈雨村風塵懷秀閨

自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  
荒唐細諳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  
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  
時照眞用常言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  
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單零一塊  
用日雖不以此補天就該去補地之坑陷使地平坦  
用後性方通甚哉人生不能學也  
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  
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  
妙自謂落墮情根故無補天之用

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說笑笑來至峰下坐于  
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僕玄幻  
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  
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  
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  
道說道大師弟子蠢物不敢竟有人問口生於何處其無心肝可嗟可  
恨之極道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  
蠢性却稍通况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  
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  
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  
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永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  
仙師聽畢齊慄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

有些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  
好事多魔八箇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到

四句乃一部之總綱

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裏聽得進這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並更無奇貴之處如此也只好脚却如妙佛法亦湏償還况世人之償乎近之賴脚

昔子房後謁黃石公惟見一石子房當時恨不能隨去余亦恨不能隨此石而去也聊

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大展幻術將一塊大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不學者又當如何債者來看此句所謂遊戲筆墨也如是到此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助待劫終之賴

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羨玉且又縮成扇墜大體到也奇詭險怪之文有如鬚蘇石鐘赤壁用幻處自愧之語妙極今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見此

得在鑄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

後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方妙然須

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族

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

一句云擇個絕世情痴作主人

可知若果有奇貴之處自己亦不知者若自以奇貴而居究竟是無真奇貴之人

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

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

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不知又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

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  
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  
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  
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

有一首偈云

書之本旨

慚愧之言嗚咽如聞

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  
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  
情詩詞倒還全備或可適趣或字謙得好  
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考空空若用此套者胸中必無好文字手中  
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

斷無新筆墨據余說郤大有考證

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箇異樣的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笑答道我師何太痴耶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到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於朝代年紀哉再者世井俗人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閒文者特多歷代野史或訛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先批其大端

事則實事然亦叙  
得有間架有曲折  
有順逆有映帶有  
隱有見有正有闔  
以至草蛇灰線空  
谷傳聲一擊兩鳴

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汚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姓名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嬛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去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攝跡不敢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峙烘雲托月背面傳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秘法亦不復少余亦于總明逐回中搜剔剖明白注釋以待高再批示誤謬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愿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愿他轉得更好們當那醉餘飽卧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此壽命筋力就比那謀虛逐妄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這空娘道人聽人答曰不獨破愁醒盹且有大益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本名空空余代娘斯亦太過

開卷一篇立意真打破歷來小說窠臼白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

真後之甄寶玉亦借此音後不注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覩新懷舊故仍因之

一編因見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一空道人也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亦斷不可少要緊句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此是第

若云雪芹披閱增刪，然後開卷至此，這一  
篇楔子又係誰撰足化，見作者者，今而後惟原製造，  
之甚。是書何本，余一處者，是後文再出一式，狡猾脂  
畫家烟雲，亦大快心於人，甲模模糊處，于九  
者萬矣，不可被作者，瞒淚于九



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  
 甘露灌溉這絳珠草便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  
 点玉字二妙所謂三生石上旧精魂也點紅字細思絳珠二字豈非血淚乎点紅字玉字二單  
 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  
 得換人形僅修成箇女體終日遊于離恨天外  
 飢則食密青果為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為湯只  
 因飲食之名奇甚出身履歷更奇甚寫黛玉來歷自與別個不同  
 養因縗綿不盡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暫因縗綿不盡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熾  
 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  
 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  
 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

總悔輕舉妄動之意  
世人乎趣甚警甚  
又出一警幻皆大關鍵處  
點幻字

知眼還債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不能說得出

也償還得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來賠他們去了結此觀者至此請掩卷思想歷來小說中可曾有此句  
聞實未聞之奇文不及一人者蓋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

來風月事故更加鎖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已並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將兒女真情發洩一千人这一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

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sub>去</sub>如<sub>今</sub>雖<sub>已</sub>有  
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sub>此</sub>便隨<sub>你</sub>  
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sub>蠢</sub>  
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  
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  
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  
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  
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僧行<sub>石頭記得力</sub>  
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要忘了  
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  
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  
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

武備字屈允，歲穆英雄，痛死賢文。愧沒  
孝不盡，況多才草莽，悉家國。後事，  
與驛夫殊其貌，奔遷，將盡則輶輶。漫灑  
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寫開卷，鮮第一明。  
個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三函。  
言寓意之旨，誰謂獨寄興于一傳乎？

此數況

次始出明玉形隱屈之至

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

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

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

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

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

妙極若記得便是俗筆了。

又見保姆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

疊用真假有無字妙

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  
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  
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  
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  
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  
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一看，只  
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  
妙極若記得便是俗筆了。

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那僧所謂萬境都如夢境看也。

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則跛足蓬頭，瘋顛揮霍談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奈煩，便抱着女兒撤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慣養嬌生，笑你痴。

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菱花空對雪。澌澌是前後一樣，不直云前而云後，是諱知者。

生不遇時，遇時遇又非偶。

佛以世謂劫凡三十年為一世三劫者  
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  
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  
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  
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妙妙說畢二人一去  
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  
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年悔却晚也這士隱  
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  
隔壁二字極細極險記清  
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  
雨村者村言粗語也言以  
姓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話也賈名化字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  
實非妙  
賈雨村原係胡州人氏又寫一末世男子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  
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  
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  
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麌寄廟

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忙的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得窗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

又夾寫士隱實是翰

林文苑非守錢虜也

直灌入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一回

最好箋便是一乘駕輦，瓊憲、瓊瑰、瓊妍、鳳蝶、迴鶯、尋覓、駢繡、鑑綺、拂紫、翰字。這是雨村原由。

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不俗  
眉目清朗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  
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擷了花方欲走  
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窮貧然  
生得腰圓背厚面潤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  
權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  
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纏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  
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係此  
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  
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  
這般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  
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  
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

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及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閨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寫士隱愛才好客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詩之意

題首棘誦起肅東飄飈幽雨相題  
詩詠看秋日所嘆者三春也却用  
三秋作關鍵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  
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前用二玉合傳今用二寶合傳自是書中

釵於奩內待時飛

表過黛玉則緊接上寶釵

m k m m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  
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  
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  
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  
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  
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  
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

寫雨村豁達氣象不俗

邊書院中來湏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羨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  
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  
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  
人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  
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奸雄心事不覺露出

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

滿把晴光護玉欄  
是將發之机

士隱聽了大呌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  
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于  
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  
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斗字莫作升斗之斗看可咲

四字新而含蓄最廣若必指明則又

寫士隱如此豪爽又全無一些粘皮帶骨之氣相愧殺近之讀書假道學矣

晚生

落套矣

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可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爾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銀衣寫雨村真是個英雄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  
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  
至神京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  
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  
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  
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  
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  
是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佳節矣因士隱  
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  
霍啓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着  
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  
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就

是宿酒  
又週到如此

寫雨

村真令人爽快

妙禍起也此因事而命名

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響皆無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療病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土俗人風便燒着窗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璧者多大抵也因劫數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方漸漸熄去也不知燒

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糧奪食鼠竊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所以大槩之人情如是風俗如是也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湏

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  
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  
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  
怨他人何多之極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用等語士隱  
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  
忿悲痛已傷暮年之貧病交攻竟漸漸露出  
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在街  
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  
狂落脫麻屨鶴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此等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 道你滿口說什麼 只聽見  
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便  
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  
是好若不了便不好 若要好湏是了我這歌兒  
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  
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  
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  
歌



那瘋跛道人聽了指掌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  
隱便笑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搶了過來  
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烘  
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  
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  
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  
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主  
僕三人日夜做些個針線發賣帮着父親用度  
那封肅雖然日日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  
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  
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丫鬟于是隱在門

所謂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是也

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  
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丫鬟  
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里見過  
的于<sub>之</sub><sub>情故有夫人之分</sub>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sub>是無兒女</sub>過雨村  
正該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  
亂嚷說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  
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不  
豆  
記

卷  
一